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微而起興復
 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矜鴻鴈詩三章章六句至其所焉○正義曰作
 本又作鴈同古韻反徐又狹冰反篇內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無夫曰寡鴻鴈詩者美宣王也由其所以安集眾民為始也書
 離散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卿士之使告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安止安慰而集眾之使復其居業
 民離散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賑恤不得其所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動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罔之言萬
 安集之事序擢言焉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為始先陳王殷勤於民然後美其未集各為節文之勢
 故不同也○箋宣王至是務○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故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
 民為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衣之弊然素襦云承厲王之烈者彼美宣王為始者以宣王據
 亂而起明其王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居先行善政故知以安集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
 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故知以安集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
 所欲安居為重也宣王之為是務言宣王之所為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為務意同武王所以為美鴻鴈于飛肅肅其
 羽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肅所六反本或作翻同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
 羽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肅所六反本或作翻同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
 是始復之故美焉○勛其俱反注及下文同韓詩云勛也使所吏反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箋云爰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
 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反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卿士之鰥寡則哀之○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飛
 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矜齔反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卿士之鰥寡則哀之○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飛
 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但安
 民而已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卿士哀之哀此無妻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曰不但安
 鴻鴈曰鴻也知避陰陽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與民避羣既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
 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
 耳不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能逃出中國遠避厲王也○箋侯伯至美焉○正義曰傳
 以之子身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之卿士也毛氏之子為侯伯卿士者以正其來之詩
 之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卿士耳故傳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
 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王當選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
 諸侯者歲備存三歲備親五歲備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高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備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
 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聘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
 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轉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
 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

復問周之則非禮也○此即爲誠也○名女角其如何其間一撇之辭○其音甚解也○子云處矣○又云○
將旦也○庭燎大廟君臣謂諸侯也將已燭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盡也○而於庭燎大廟使諸侯早來朝聞當
且輕本作旦聽表職反疏夜如至將將○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語辭言夜今早晚如
必苗反聚其據反疏夜如至將將○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語辭言夜今早晚如
侯以庭燎已設皆來不至人聞其聲聲將將然王朝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說之○傳夾旦至大屬
之正義曰未央者前報未到之辭故訓夾夜未央猶言夜未央矣而巳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卽是庭燎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
父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巨爲夜久習以幼旦以艾言夜未央亦是第二章夜未央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
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歲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央作者言子問夜之時靜耳非對君之辭也若對王則未央
王應更義何當獨庭燎以迎賓以此知非對卿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言明是燭之大音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
邦之以火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置之耳其服闋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魯天子也庭燎之差云蓋
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于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刪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驚聲噦噦久久也噦噦徐
要以物百枚并而罷奏之今則用松蘿香蒿以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驚聲噦噦久久也噦噦徐
有節也箋云艾未日艾以言夜先雞鳴時○胸背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驚聲噦噦久久也噦噦徐
斷本又作哲之世反嗟呼會反徐又呼應反爰所街反先醒薦反疏箋及末至雞鳴時○正義曰箋以轉云艾取老之
至旦猶能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爲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艾艾爲
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殺猶初昏也爰覺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爲本以過爲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
初未至於旦也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初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而故知
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也未央又在雞鳴之前故上庸以爲夜半雞鳴亦當然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
止言觀其旂也朝禮別色始入○鄉許免反字又作嚮輝音卑別彼列反旂音祈

庭燎三章章五句

泗水規章也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規正君曰**政**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正義曰作水詩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政**善反徐莫歸反**政**善規宣王也國者周迴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周

父也言君之近臣當嚴賦以規召亦取恩親之義
春見天子日朝復見日宗朝直沈疲飛聶故飛載上
愛云蔽之言則也言集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
自反我兄

通反注皆同見賢起反下文訓

吾邦人諸友實念孔誰無父母邦人諸友謂諸親也兄弟同性姓也字即君者諸侯之父母也言此於禮法爲亂者也夫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

卷十一之二

父母也臣之通言疏河彼至父母○正義曰沛然而清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於事文以事君○疏河彼至父母○正義曰沛然而清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

故止則止自由無所異也○疏河彼至父母○正義曰沛然而清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

之入翼姓諸侯此同姓異姓改皆我王之諸侯何為自恣無所懼也故貴之嗟乎我兄弟無同姓之國及為邦君

生於父母臣之適宜於事父以事君故京師者諸侯之父何為自恣無所懼也故貴之嗟乎我兄弟無同姓之國及為邦君

所以親王也○傳水猶有所朝宗○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宗況人而可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

之禮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為朝宗亦云○正義曰

於海彼注云以書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有道德服無道先強故以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為朝宗亦云○正義曰

大宗伯注云以書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有道德服無道先強故以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為朝宗亦云○正義曰

向書云我友邦家君是天子謂諸侯為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知諸侯友謂諸侯也此經說我下通兄弟邦人親貴之諸侯

之文足以答同姓但以同姓為親故先貴兄弟兄弟是同胞則邦人諸侯為友也○正義曰云我同姓異姓諸人親貴之也言

京師者諸侯之父何以貴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為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為父母也○正義曰云我同姓異姓諸人親貴之也言

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貴之故名京師為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為父母也○正義曰云我同姓異姓諸人親貴之也言

母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體字○疏河彼至父母○正義曰沛然而清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

彼飛集載飛載揚○疏河彼至父母○正義曰沛然而清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

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疏河彼至父母○正義曰沛然而清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

又○不事侯伯然則疾飛者彼飛集則已飛而不息則又加之遊揚安相擊言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已不朝天子則又

河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章六句

鶴鳴鶴宣王也○疏河彼至父母○正義曰沛然而清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

直以應教故謂之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疏河彼至父母○正義曰沛然而清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

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辨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於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鯁人有能深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過而隱居逃避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陋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下維有惡木之櫟我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爲人所擬又它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爲錯物之用與異國沈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爲理國之政國家得賢任輔以成治猶寶王得石錯珠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爲家畿外亦得爲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爲異條同○箋阜澤至鳴聲○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阜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簡者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陸機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意色者今人謂之赤翅當夜半鳴故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圖國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齊良魚至在渚○正義曰以渚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箋此言至則出○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魚在于渚或潛於淵○箋云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懷陳小人故易傳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魚在于渚或潛於淵○箋云則魚去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穀惡木也○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禾也○疏曰以上檀櫟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刺楊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撓以爲帛謂之穀皮帛絮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以攻玉也○攻錯

鶴鳴一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

與其用祢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驅廢祢父之職掌土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祈勸衣反父音甫下同

力之士責所父之辭舉此以刺王也○箋

[illegible]

日王之行初善後遷居於民月注云春夏為國秋冬為場築地為墟李秋除園中為之此宜云
圖面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總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
菴猶苗也夕猶朝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然來思黃白也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侯逸豫無期爾公爾侯何為逸樂
皎皎白駒無期以反也樂音洛慎爾儻游勉爾道思慎誠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試音皎皎至道思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其服實然而有盛飾已顯其來思而得見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決來即責之公侯之尊可得速豫若非公侯無遠遯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為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思語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不來說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遊之事勉力行汝道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也此來思道思二思皆語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助不為義也傳賁論箋至卦至白色也正義曰賁論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賁象文也賁卦離下艮為山離為火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實然是也此賁實必為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為馬之貌實不宜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為人之貌蓋謂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饋雖母金玉爾音而有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其衣服之飾也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饋雖母金玉爾音而有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遐心箋云母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明音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人禮儀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不可以貪饒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傳書信母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道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已與之有恩惡遠疏已故以思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賁之冀留信不絕傳空大正義曰以各中客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為大桑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馬道遠及於馬嘉客焉為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此以賢者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為言空谷非一猶未是知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殺親而不至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殺親而不至

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殺親而不至

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又曰以本俗六安為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殺親而不至

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誥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謂男女之事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殺親而不至

為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殺親而不至

休亦云圖安危可否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也啄陽角反此邦之人不我肯穀穀善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殺親而不至

云不肯以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散也匹相去有黃鳥至邦族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殺親而不至

蹟之言箋以請開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秩秩斯干幽南山與也秩秩流行也干潤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潤水之源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苞本也箋云言時民與眾如竹之本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

詩病也○好呼報反猶毛如字疏秩秩至猶矣○毛以爲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潤水之流也以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

鄭政作瘡羊王反詁呼豆反疏秩秩至猶矣○毛以爲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潤水之流也以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

其長大又俊好如松木之葉常夏陽茂無衰落矣其材也民既豐盈得以生長故其民數多如竹之叢生根木之叢

餘同○薄干潤○正義曰釋山云夾水曰潤不謂干爲潤正以秩秩宜爲流澗壅于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背故知干爲

宣王國富民又鍾足取則有之如於山之取材故以喻明各取一輪以竹荀養生而本極松榮隆冬而不彫故以喻其

也○箋言時民至茂矣○正義曰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輪以竹荀養生而本極松榮隆冬而不彫故以喻其

實竹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節之有均如極相之有心故實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鄭師榮隆冬而不彫故以喻其

猶當至誦病○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足爲良賊惡雖無此事未

足多善不當舉以爲誦也○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足爲良賊惡雖無此事未

是兄弟之惡事猶相相近近故知字誤也言詭譎相相猶害也○似續妣祖似嗣也箋云似續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

毛如字妣必屬反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西廂戶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百堵西南其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

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獨一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箋云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箋云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

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路寢寢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

於是語焉先妣後祖後稷取會觀也又以下有男女安樂之事故兼云先妣○鄭以爲宣王既以爲國之左在於是地

爲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燕及百堵之室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樂而同時有西其戶比宗廟路寢言

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讀以言耳○箋似讀至先祖○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焉已午之已

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已地也謂既在已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晉宮室故云謂已成其宮廟也○君于將營宮室

宗廟爲先故知已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知妣是先妣妣者以特性少年祭祀之氣皆以其妣配大面也無特立妣之廟

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護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學於夫而特立廟矣問官

生民義美姬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提之明先祖之義通諸廟也○傳西其戶故後城云猶

斥號諡則后稷文武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提之明先祖之義通諸廟也○傳西其戶故後城云猶

日傳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通諸廟也○傳西其戶故後城云猶

南東其室○箋此至正義曰以上爲立廟故此爲居室然以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

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其路寢其路寢人聖

戴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時而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在房婦人聖於室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聖

於室而表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聖於室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聖於室而表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聖於室而表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聖

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自然有左右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

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自然有左右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

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同爲中也○箋云大夫以下

懣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較是山嶽亦居澤在宥故轉雲川澤許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有熊有羆故宮允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衣以裳者明當主其泣煌煌弄之璋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也衣於既反注衣以裳下衣之福同璋音章其泣煌煌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或且為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也○噤音熾華彭反沈又呼彭反聲也帝音帝煌煌音皇毛以為王前蒙熊羆果有劾發乃生男子矣生說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為卑下璋見効奉臣職時已其泣煌煌太煌煌然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家室之內或為諸侯之君或為天子之王故皆佩朱芾也○鄭唯裳為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條同傳王圭至之職○正義曰知璋半圭曰璋裳半圭者典璋音四圭文也裳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主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半圭之飾易文官也裳為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行札者奉璋又械僕曰奉璋璋峨髦士攸宜是也○義男子至有漸○正義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札者奉璋又械僕曰奉璋璋峨髦士攸宜是也○義男子至有漸○正義

曰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外而臥之床尊之以以下載衣之裳是夜臥之衣故云裳畫日夜也一畫一夜明取內外為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襦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以璋者明成之有漸璋是圭之事明取內外為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襦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以璋者明成之有漸

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為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恒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襦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箋帶者至黃朱○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前從裳色祭時服細裳故帶用朱赤但帶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黃繫度以

為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朱深於赤故因封注云朱深云亦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為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深淺有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裳載弄之瓦

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為朱芾也

也箋云臥於地卑之也被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績習其一有所事也○揚他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福人計反碑詩作維音同祿音保齊人名小兒被為褓紡芳罔反博音專本又作專

實無儀儀也襁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者非婦人也又作專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福人子矣生說則寢臥之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襦衣則玩弄之以紡績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為行禮儀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事於是乃謀議之無於父母而遭之以紡績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為行禮儀無能恭謹不遺父母愛也○鄭唯以儀為善焉異餘同○傳楊藻也瓦紡塼○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撫綏兒

破也故箋以為夜衣以璋是全歸則瓦非瓦疎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為下飾則襦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禮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傳婦人質無威儀○正義曰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

○正義曰儀謂無禮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周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往廟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先王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今言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屬司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牧者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掌之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放牧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具注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無牛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羊來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亦作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解之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以牛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何等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之祭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有三十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以蒸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魚矣言牛羊所得牧人善牧又言宣王始興而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

豚魚吉。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大夫家豬，捕魚以食之，是以養也。虞夏不熟，則無以相養，會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肉。豚魚，魚之老者，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爲家父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蟹，蟹與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允充，爲澤四上值天，潤二五皆坎，坎又爲水，水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灌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思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豕豕豚魚吉，信及豚魚，喻則澤及民，豕豕爲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節南山之什詒訓傳第十九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下及注同。高峻貌。韓詩云：視也。父音甫。注及下同。○至幽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厲王，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頌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耳。公劉三篇言成王，戒須有主，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職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餘皆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傅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鳴鵲，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諱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箋：家父，字周大夫。○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國傳重也。知一人也。○大夫，字周大夫。○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雪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嘗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桓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應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年矣。凡伯之詩，爲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別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爲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差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畧，無義例也。

毛詩注疏

卷五

八

原卷十一之三至卷十二之二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憐不敢戲談赫赫顯盛貌
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赫赫天下之民俱視之爲憂心如憐不敢戲談
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諸疾其食養育下以刑辟也○赫許百反使使監反又音安韓詩作災字書作災灼爛之
天字才廉反小熱也○大音泰下皆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幸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
同燭音煩音許業反本又作福○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興赫赫然顯盛
都視節彼至不監○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興赫赫然顯盛
反○節彼至不監○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興赫赫然顯盛
今天下見汝之所爲皆憂心如焚火之燒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諷諫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
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國既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方言維石巖
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方言維石巖
位人所尊嚴則嚴嚴然有瞻之狀因赫赫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爲下視所以便而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峻○傳師三公
○正義曰向周官云太師太保太傅太宰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尹氏爲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尹氏爲太師
家宰之屬也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又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職○箋此言至刑辟○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與維
石巖巖相對爲興又與憂心如焚火之燒灼之事故云云如焚灼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也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
小熱也灼矣焚也○燭火熱也皆火燒之事故云云如焚灼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也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
知不敢明是普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其食養育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其食養育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
之辭卒斬盡滅之刑故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方言維石巖
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正義曰國者諸侯
爲平王東遷諸侯始更相侵伐○傳王時也○汚水箋云諸侯出兵安相侵伐○傳王時也○汚水箋云諸侯出兵安相侵伐
羣弱不能禁制諸侯專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諸侯之注以征伐自請○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山既高峻也箋云猗猶美也言南
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乎○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山既高峻也箋云猗猶美也言南
旁倚之貌各使之齊均也○獨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箋云青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天方薦瘵憂亂弘多○弘大也箋
倚於綽反下同賦本亦作訓○古大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箋云青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天方薦瘵憂亂弘多○弘大也箋
下篇注同邊才何反重直用反下同役者役本又作役○疏○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
嘉慶之言言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何○疏○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
嘯或作嘯士感反音彥○服虔云用衆士之智能也○刺尹氏專已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
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也○刺尹氏專已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
平設云何乎○以汝不天○天應以災下民非直畏汝刑能天氣乎今又重下以疫○病使民之死○哀禍亂甚多也○由是故
下民之言無嘉慶者皆是相平之辭○汝尹氏及時在位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奈何○既無止之禍災未敗故
嗟而問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相對爲興又與下不平謂何爲發端○言山之能均平反刺尹氏之不○鄭唯
庶使之齊均當如山之所爲爲異餘同○傳倚長○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猗是爲山之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
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專顯而有實其猗是爲山之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
也不平也○傳意或然○箋倚倚至齊均○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猗是爲山之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
山能傍近山唯爾谷耳能實爾谷不不能以故知下民也○下民之傍之山高峻比三三公則各以比下民言

亂首長之與幼皆得疫癘相友。亂不少因此致死。故云死喪甚多也。喪與亂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尹氏既育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箋天下至奈何。○正義曰。文承死喪之下。而云無益。故知以災者相弔。咎無一嘉慶之言。弔謂弔死。咎謂咎生。故服虔云。弔生曰咎。皆是相編傷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常。而無者。辭解言在。災害死喪。皆敗所致。致為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曾無者。辭解言在。位者然非獨尹氏也。嗟乎者。歎辭。解言死。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

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

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

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

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

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

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

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

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

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

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

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

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

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箋云。氏當作